

FENGYU SHAO NIAN FENGYU SHAO NIAN FENGYU SHAO NIAN FENGYU

風雨少年

陈瑞生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FENGYU SHAO NIAN FENGYU SHAO NIAN FENGYU SHAO NIAN FENGYU

風雨少年

陈瑞生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少年/陈瑞生 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91-4077-3

I. 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2732号

风雨少年 / 陈瑞生 著

责任编辑 邓 滨

装帧设计 徐 泓

封面绘画 杨学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4077-3

定 价 1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致少年读者朋友们(代前言)

我已古稀之年。我十分庆幸我的晚年能和儿孙们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过着今天这样美好而又幸福的生活,我时常会想起那些离乡背井、妻离子散、为建立新中国而与剥削者、压迫者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们。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和子孙后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惜抛头颅、洒鲜血,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他们有的人没有看见共和国的旗帜在空中飘扬,就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住上高楼大厦,也没有坐过漂亮的小汽车,更没有看过彩电,拍过彩照,用过手机,玩过电脑、过山车、太空梭;他们没有吃过麦当劳、肯德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为了今天的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置生命于不顾。

亲爱的少年儿童朋友们,我们今天能过如此幸福的生活,是与他们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也许当今有的孩子会说,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可以幸福地生活。可是,你们也会懂得,历史的长河是不能断流的。假如,五十年后的孩子对你们说,“没有你们这一代人,我

们照样会过着幸福的生活。”到那时,你们将会怎么想呢?我想,你们一定会说,“历史的文明生活是一代一代人的创造过程。没有我们昨天的努力,就没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忘记前人的功德,就是否定自己。你说对吗?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可以说,我是两个社会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我的父母亲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并不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人,而是追求真理、信仰共产主义、为天下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进步青年。他们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投笔从戎,毅然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自己、为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千千万万的孩子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一切。

我生在中央苏区弥漫战争硝烟的年代。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踏上了远征之路。自此,父母亲离开了我,使我度过了十五年之久的“孤儿”生活。我是在苏区人民保护和抚养下长大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生活所迫,我的童年是在极端苦难中度过的。生活在今天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几乎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长征后红军留下的孩子是怎样处在饥寒交迫中生活的。我希望当今的孩子能了解我们的生活,但我决不希望当今的孩子再过我们那种苦难不堪的悲惨生活。

我们所度过的苦难生活不是人为的选择,更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社会制度和政治斗争所造成的。随着社会的

前进、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希望少年儿童朋友们,在享受幸福生活和展望美好未来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一位伟人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写的《风雨少年》这本书,是依据我少儿时代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小说,而不是我的真实生活的写照。书中的“我”,似我非我,切勿对号入座。

亲爱的少年儿童朋友们,只要你们喜欢读这本书,我就高兴!

陈瑞生于深圳市华侨城

2007年3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1

天上的乌云翻滚着,树梢摇动着。红石村的老表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怀着难依难舍的心情,流着热泪,手里挥动着小红旗,无奈地送红军走了。爸爸妈妈跨上战马,扬鞭远去。我嚎啕大哭,目送那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的爸爸妈妈。

第二章 15

几个坏蛋端着枪,用刺刀东挑挑,西捅捅,用脚乱踢乱踹的。看到这情景,开始我有些紧张害怕,心里“咚咚咚”地敲着小鼓。我生怕他们发现我,或者朝墙缝里捅我一刀。但我又想,反正我也跑不出去了,怕他们也有用。刹时,我想起了爸爸说的话,“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是革命”。

第三章 36

我端起饭碗,望着阿妈。生活的煎熬,使阿妈的面容消瘦了许多。她脸颊上那对深深的酒窝也比先前浅了些;眼角上也刻划了几道明显的鱼尾纹;眼圈的颜色也加深了。我望着望着,心里感到一阵酸痛,眼泪也差点掉了下来。

第四章 62

飒飒的秋风,微微地摇曳着树木;枯黄的树叶,一片片地跌落在地上,无可奈何地随风卷动着。我走了,在一片哭声中告别了红石村,告别了阿爸和水生,告别了二婶和牛仔哥,告别了钟老公公和红石村所有的父老乡亲们。

第五章 91

一会儿,我看到一队队的红军,高举着镰刀锤子图案的大红旗,从高高的山岗上迎面走来。红军叔叔穿着灰色的军装,头戴八角帽,帽子上缀有金光闪亮的红五星,领子上是鲜红鲜红的红领巾,腰间扎上宽宽的皮带,腿上裹着人字形的裹腿,脚上穿着草鞋,肩后背的是长枪。

第六章 121

我拉着水生的手飞也似的向前跑着。他跑不动了，我便背着他跑，跑了一阵，终于到了一座小庙。大雨倾盆而下，外面灰蒙蒙的一片。我们躲了一会儿，天很快就要黑了。趁着雨小些，我们不得不快走。有走多远，浑身就湿透了。

第七章 146

我一个虎跃爬上了神龛，面对怒目而视的菩萨，心里又有些怦怦地跳着。要晓得，神权是不可侵犯的。那时候，到菩萨面前只能烧香磕头，作揖念佛。你想，谁敢去轻易地动菩萨呢？我看了看他，心想，看到白狗子我都不害怕，你一个木头做的菩萨有什么可怕？

第八章 175

我双手倒剪地被绑着。后面跟着一个保安队的白狗子，一个联保的团丁。岗田镇离县城有二十多华里。我一步一蹭地向前走着，浑身的筋骨酸痛极了。我心想，这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很可能有去无回。我可不能这样白白地死在敌人的手下。我得设法逃出去……

第九章 195

不一会儿，夜游子向上飘动了。我和牛仔哥把手撒开，明晃晃的夜游子，徐徐地向空中升起，就像一个淡黄色的气球似的向高空飘去，那一条条红绿色的标语彩带，在空中飘游着，借助风力，驶向南面。啊，多好看啊！

第十章 212

我抡起木头手枪，狠狠地朝他脸部打去。他猛地一翻身，又把我压在下面。我拼命地咬住他的耳朵，使他无法抬头。他猛地一挣扎，耳朵被我咬下来一块。这时，他站了起来，妄图去捡驳壳枪。我猛地坐了起来，抱住他的腿，绊了他一个嘴啃泥。

尾 声 232

第一章

天上的乌云翻滚着,树梢摇动着。红石村的老表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流着热泪,手里挥动着小红旗,无奈地送红军走了。爸爸妈妈跨上战马,扬鞭远去。我嚎啕大哭,目送那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的爸爸妈妈。

我小的时候,经常和红石村的孩子们一起玩。红石村是客家人的建筑,它坐西朝东。村子背后是一片由数十棵大樟树组成的樟树林,每棵樟树都要有五六个小孩手牵手才能合抱住。樟树上栖息着各种鸟儿,我最喜欢的是八哥。大大的樟树坪,遮日蔽荫,我们小孩最喜欢到这里来玩。村的前面是三条小河汇合在一起的绵江河,河坝上长满了各种杂树,有高大的乔木,也有枝繁叶茂的灌木。河水是清清的,村子里的人们每天清早都到这里挑水吃,妇女们也天天到这里洗菜洗衣服。

红石村是户户相连的客家村。村的中间是全村公用的祠堂。祠堂前面是一块平坦的场地。场地的前面是由三合土和鹅卵石垒起的围墙。场地的北面是由大石头建筑的牌坊。门墩是由石头雕刻的一对可爱的狮子。场地的南面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这排房子住了好几家人,我们家也住在这里。

我在红石村生活了好多年,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

乐,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的苦难。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遭受地主崽子的欺侮。他们依仗老子的势力,不断地同我打架。我七岁那年,几个地主崽子把我打得头破血流,脸上被抓出许多的指甲印,衣服也被他们撕破了。他们还骂我:

“红毛贼,土匪崽!”

我年纪小,打不过他们。可我也不示弱,我气鼓鼓地骂他们:

“白毛贼,地主崽!”

他们还编着小快板奚落我: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是龙,我是凤,红毛天生打地洞!”

“我们姓钟,你姓苏,打起架来你尽输!”

“哈哈……滚蛋吧,红毛贼!”

听了这些,我气得腮帮子鼓鼓的,小拳头攥得紧紧的,真恨不得把他们都揍死。

有时我也想,为什么这些地主崽子骂我是“红毛贼”?为什么全村的人都姓钟,而只有我一个人姓苏?我不明白,便去问我的养母阿妈。

阿妈回答说:“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别理他们就是了。”

我听阿妈的话,见了地主崽子就不理他们。可是时间一长,又把这事忘了。只要在一起玩,总是免不了打架。

有时,我哭着对阿妈说:

“我不姓苏,我要姓钟。”

“我的满崽^①，莫哭！你同阿爸是一个姓，是姓钟。”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又是同地主崽子打架。我惊叫着：“白毛贼，地主崽！”阿妈把我推醒了。我睁眼一看，阿妈还安详地坐在床沿上，在淡黄的菜油灯下，正一针一线地给我补衣服呢！

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忽然问阿妈一件事：“阿妈，我的头发是红的还是黑的？”

“黑的。”阿妈笑呵呵地回答说，“看你问的！”

“我不信，你骗我。”我们家有^②得镜子，从来我也不晓得自己的头发是乜^③颜色。

阿妈伸手从我头上揪了一根头发给我看，然后对我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相信了吧？”

“唉，”我相信了。可我又问：“为乜地主崽子骂我是红毛贼？”

阿妈耐心地对我说：“睡觉吧，不要问这么多了。等你长大了再给你讲。”

我要娇似的扭着肩膀恳求阿妈说：“不，现在就讲嘛！”我爬到阿妈跟前，双膝跪在床上，两只手扶着阿妈的肩膀。我催促阿妈说：“快讲吧，阿妈！”

阿妈被我纠缠得无奈，她只好放下针线活，对我说：

① 满崽——即最小的儿子，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称。

② 有——mao(方言)没有

③ 乜——mie(方言)什么

“你的裤子都有补好,看你明天穿什么?”

我说:“那你边讲边补吧!”

阿妈又拿起针线活,顺手缝了几针。她向我微微地笑了笑,然后轻言细语地对我慢慢讲来:“满崽,话说起来长啦……”

听阿妈讲后,我才晓得,原来我是红军留下的孩子。

阿妈说:“你生在江西的井冈山。听你爸爸说,你生下来,胖乎乎的,虎头虎脑的。你爸爸就给你起了小名,叫小虎子。”

那时,我的生身父母跟着毛委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闹革命。因为斗争环境很艰苦,在山上无法抚养我。妈妈就托人把我送到爸爸的老家遂川县,让奶奶抚养我。

后来,由于敌人多次向井冈山围剿,红军不得不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就这样,我爸爸妈妈便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我奶奶也被敌人抓走了。当时,奶奶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奶奶脚小走不快,白狗子生怕她在半路上被红军游击队劫走,就拉了几个挑夫,用一把竹椅子抬着奶奶走。我在奶奶怀里哇哇地哭叫着。

白狗子把奶奶和我关进了县里的土牢。铁门紧锁着,没有窗户,只留了一个巴掌那么大的通气孔。这间牢房又矮又小,名叫“小号子”。里面共住了五个人,吃饭和大小便都在这间小房子里。牢房里空气坏透了,幼小的我,又渴又

饿又闷气,一天到晚哇哇地哭叫着,把肚脐眼都哭得鼓起来了,就像猪尿泡一样,薄得透明了。我哭叫着,简直把奶奶的心肝都快要哭碎了。同屋的一个伯母说:“空气太闷了,把孩子放在通气孔透透气吧。”奶奶抱着我,让我脸朝着通气孔。过了一会儿,我就不哭了。

在牢房里,每个人都编了号,我奶奶是8号。一天,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了,狱警像狼一样嗷叫了一声:“8号,出来!”奶奶晓得这种叫唤是什么意思。她捋了一下松散的头,抽了抽衣服,抱着我出去了。

白狗子持枪押着奶奶向刑场走去。当白狗子要用绳子把我奶奶绑在大树上的时候,奶奶把我放在地下。我哇哇地哭叫着,向人群爬去,一个大伯把我抱了起来。

白狗子逼问我奶奶:“老太婆,你的儿子上哪儿去啦?”

奶奶回答道:“出门做生意去了。”

“做生意?哼哼哼……”白狗子狞笑着,他手里拿着《共产党宣言》、《湘江评论》和一本小说《飘泊者》,用力在空中晃动着,“这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做生意的人还看这种书吗?”

奶奶说:“我不识字,不晓得这是什么书。”

白狗子凶狠地说:“这些书是赤化分子才看的。快说,你儿子到哪儿去了?”

奶奶心想,我儿子已跟大部队走了,反正白狗子也抓不着他了。于是,她索性坚定地回答说:

“我儿子跟共产党毛委员闹革命去了!”

白狗子追问道：“那么，现在到哪儿去了？”

奶奶回答说：“不晓得！”

白狗子说：“老太婆，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是不会不晓得的。只要你讲出来，我保证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晚年。若是你不讲，那我就只好送你上西天啦！”

奶奶对敌人的威胁毫不畏惧。她笑了笑回答说：“我的儿子讲过，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革命。你们杀了我这个老婆子，我还有儿子，杀了我的儿子，我还有孙子。千千万万的穷苦人是杀不绝的。”

白狗子气急败坏，咬牙切齿地说：“顽固的老东西，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我限你最后三分钟。要是你不讲，我就送你见阎王啦！”

奶奶横眉怒斥白狗子：“你们这些畜牲，想以死来吓倒我，那是妄想！你们杀了我，共产党和毛委员领导的工农红军，一定会给我报仇的。你们的末日就快到了。”

奶奶利用这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愤怒地痛斥了白狗子。她信心十足地激励着乡亲们，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白狗子黔驴技穷，疯狂地咆哮：“老东西，我给你最后三分钟考虑生死，你竟做起赤色宣传来啦。来人！给我把这老太婆的舌头割下来！”

奶奶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白狗子还要把奶奶的肚子剖开，他们疯狂地叫嚣着：“我倒要看看你肚子里还有几个共匪崽子？”

就这样，奶奶为了保护革命的儿子，英勇地牺牲在敌

人的刀枪之下。

后来,那位大伯抚养了我一段时间。但是,惨无人道的白狗子妄图斩草除根,又想把我杀害。没有办法,大伯背着我,跋山涉水,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我送到中央苏区。

那时,我爸爸在离瑞金县城十五华里的红石村南面的一座老庙里休养。这座老庙位于绵江河河畔。上游是由三条小河汇合到这里的。绵江河的两岸是红色的丘陵,河坝里长满了枝繁叶茂的树木。这儿风景美丽,空气新鲜,是休养的好地方。那时,我爸爸担任江西省苏维埃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后来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因为积劳成疾,患了肺病,经常咳血不止,所以不得不休养治病。

我妈妈在福建汀州市担任市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妈妈没有时间抚养我,只好把我寄养在红石村老百姓家里。

我爸爸在老庙里休养时,经常会到红石村里看望我。

每当傍晚的时候,爸爸就沿着绵江河畔向村子里走来。静静的绵江河,像丝带似的绕着村子的东面流过。绚丽的霞光透过彩云,射出一道道的金光,碧绿的山丘好像披上了金纱一样。

爸爸到村子里来访贫问苦,同老表们促膝谈心,宣传建立工农政权的意义,动员青年参军入伍。

在路上遇到孩子们放学回家时,爸爸总爱同他们逗着玩。

“细妮子，看，你的辫子那么长了，来，剪个蘑菇头吧！”于是，他装着从口袋里掏剪子的样子说，“来，剪掉它吧，凉快些。”

小姑娘一看他要掏剪子，有的便躲在一边，有的便俏皮地说：

“剪吧！哈哈，你追不上我们。”

一个小姑娘歪着头，把辫子一甩说：

“你不是管这个的，别吓唬我们啦。”

我爸爸问这些孩子们：“你们都上学了吗？”

“我们都上列宁小学啦。”孩子们回答道。

“你们晓得列宁是谁吗？”

“列宁就是长着胡子的姓列的老公公呗。他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孩子们天真活泼地回答道。

“对呀！列宁是我们工农大众的大救星。我们要听列宁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长大了要好好干革命。”

“不，”一个小男孩挽了挽了袖子说，“现在我们就已经干革命啦！”

“唔，那好哇！”爸爸对他们称赞道，“你们都能干什么呢？”

“站岗放哨查路条，样样都行！”小男孩神气十足地回答道。

“好哇，真是人小志气大呀！”爸爸伸出大拇指称赞道。

孩子们拉着我爸爸的手，唱着儿童团的歌曲，跳跳蹦蹦地到了村子里。

孩子们要各自回家了，我爸爸挥手向他们告别。忽然，远处尘烟弥漫，鸟儿四处高飞，急骤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一匹枣红色的马沿着丘陵小道，向红石村飞奔而来。

人影渐渐大了。不一会儿，小红马嘶叫了一声，前蹄啪啪地在地上捣着。一个留着短发、身穿灰军装、腰扎宽皮带、腿打人字形裹腿、脚穿草鞋的女同志跳下马。

啊，原来是我的妈妈，太好了。

爸爸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迫不急待地问我妈妈：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妈妈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关切地问爸爸：

“身体好些吗？能走路吧？”

爸爸笑呵呵地说：“我这不是走着来了吗？”

妈妈说：“我是问你能不能行军？”

爸爸敏感地问道：“怎么，部队要转移了？”

妈妈点点头，但没有立即说什么。

爸爸妈妈来到阿妈家里。我欢蹦乱跳地迎了上去。我朝屋里喊道：“阿妈，我爸爸妈妈来啦！”

阿妈正在做饭。她穿了一件蓝花土布做的偏襟上衣，胸前戴着银边的兜襟；下身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裤子。酱色的脸颊长着一对深深的酒窝，清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她拍打了一下兜襟的灰尘，从屋里走了出来。当她看到我妈妈时，喜不自禁地说：“同志嫂，好些日子冇见了，是乜风把你吹来啦？快到屋里坐。”

我拉着爸爸妈妈进到屋里。爸爸看了我很高兴，一把